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畬语的使用现状调查

李甄¹ 留丹丹² 方丽洋³
杭州师范大学 310000

DOI: 10.12238/jief.v7i1.12152

[摘要] 结合问卷法和访谈法考察了畬族语言使用现状。结果表明: 畬族不同年龄阶段群体对普通话的熟悉程度、使用频率、亲切程度和动听程度较高, 在家庭与学校这两个语言主要使用环境中普通话占比大于畬语。在社会发展与国家大力推进全面推广普通话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 畬语传承与保护应加快步伐。

[关键词] 畬语; 普通话; 语言使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use of Sh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Zhen¹ Liu Dandan² Fang Liyang³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310000

[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e language use is investigated by combining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e groups have higher familiarity, frequency of use, familiarity and beau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Putonghua is higher than she in family and scho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She language should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She; Mandarin; language us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 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 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国家, 语言文字情况非常复杂。随着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力度逐渐加大, 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状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面临新的挑战。因此, 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现状成为教育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

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浙、闽、赣、粤、皖等省份的丘陵地区^[2]。畬语是畬族的民族语言, 历经百年发展, 对畬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畬族群众及家庭的语言使用现状, 以期了解畬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传承和发展现状。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 选取畬族与汉族杂居区的村落作为样本群, 研究样本包括来自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和浙江省湖州

市安吉县中张村的畬族村落的畬族村民 120 人, 平均年龄为 18.6 岁 (SD 标准差=12.11), 其中, 女性 78 人 (65%), 男性 43 人 (35%)。

为了解各个年龄组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根据罗淳提出的人口年龄组的划分标准, 将研究对象分为 5-19 岁的少儿组, 20-39 岁的青年组, 40-59 岁的壮年组。

(二) 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

调查问卷改编自邬美丽编制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被试的基本信息, 包括民族、性别、出生年月等。二在家庭环境下, 被试与主要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时的语言使用情况。根据家庭成员的辈分, 将其分为祖辈、父辈、己辈三种类型^[3], 根据是否会说畬语、对不同语言 (普通话、地方汉语方言、畬族语言) 的熟悉程度、使用频率、亲切程度、动听程度等进行五点评定。三是学校环境下被试与老师和同伴之间进行交流时的语言使用情况。

此外, 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倾向、是否能听懂畬语、是否愿意使用畬语等问题与访谈对象展开深入访谈。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不同年龄阶段的畲族人民对于畲语和普通话这两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主观态度与使用环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

(一) 从语言使用频率看畲语使用现状

如表1所示，针对两种语言的语言使用频率以及熟悉程度，问卷采用五点计分法，通过分别计算畲族被试的语言使用频率以及熟悉程度的平均数得到表1。

表1 被试的语言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

Tab.1 Language familiarity level and usage frequency of the participants

被试年龄	熟悉程度 (均值+标准差)		t 值	使用频率 (均值+标准差)		t 值
	普通话	畲语		普通话	畲语	
壮年组	4.83±0.58	3.75±1.35	2.55*	4.83±0.58	3.25±1.76	2.95*
青年组	4.64±0.50	4.36±1.21	0.69	4.54±0.52	4.18±1.33	0.85
少儿组	4.82±0.67	3.07±1.35	11.32***	4.86±0.54	3.03±1.23	13.27**
总计	4.81±0.64	3.26±1.39	10.96***	4.83±0.54	3.16±1.33	12.60***

从整体上来看，三个年龄段的畲族被试普通话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均高于畲语，如表1所示。

根据发现，青年组被试对畲语的使用频率较高于壮年组 ($|t|=1.42, p<0.05$)，对畲语的熟悉程度也较高于壮年组 ($|t|=1.14, p<0.05$)，畲语自上而下传承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从而出现畲语传承受到阻碍这一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小组提出：“在评价一种语言的活力采用的最通俗的标准是他是否被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4]”在访谈过程中，93.10%的被试均表示在平时因为外出务工或者在外求学更多使用普通话而非其他语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城市化与各民族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下，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随着中华民

族的凝聚与团结^[5]，普通话也逐步成为交流的主要工具。随着国家实施全面推广普通话政策，普通话的推广影响方言的发展，方言的传播道路变得较为迟缓，其地域特色决定了方言只能在特定区域内进行传播^[6]。

然而数据中青年组畲族被试对畲语的熟悉程度较高于壮年组 ($|t|=1.14, p<0.05$)，也高于少儿组 ($|t|=3.04, p<0.01$)。这一情况对于畲语的传承来说具有着积极的影响，尽管目前实际传承活力受阻，但可以通过这一年龄段的畲族人群为畲语传播带来新动能。

(二) 从语言主观态度看畲语使用现状

针对畲语和普通话的亲切程度以及动听程度，问卷采用五点计分法，通过分别计算被试的语言亲切程度以及动听程度的平均数得到表2。

表2 被试的语言亲切程度和动听程度

Tab.2 The familiarity and pleasant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language

被试年龄	亲切程度 (均值+标准差)		t 值	动听程度 (均值+标准差)		t 值
	普通话	畲语		普通话	畲语	
壮年组	4.75±0.62	3.58±1.78	2.14*	4.75±0.62	3.92±1.44	1.84
青年组	4.55±0.52	4.36±1.29	0.43	4.18±0.98	4.45±1.04	0.63
少儿组	4.68±0.82	3.73±1.29	6.11***	4.60±0.75	3.64±1.33	6.09***
总计	4.68±0.77	3.77±1.35	6.34***	4.58±0.77	3.75±1.33	5.86***

从整体上来看，三个年龄段的被试普通话亲切程度以及动听程度大多高于畲语，如表2所示。

张慧玉等人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母语的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该民族繁荣标准的参考”^[7]。而一个民族对于母语的情感态度将会直接影响到母语的语使用倾向以及民族语传承情况等方面^[8]。

数据中青年组被试的普通话动听程度稍低于畲语 ($|t|=0.63, p>0.05$)，对畲语的动听程度较高于壮年组 ($|t|=1.03, p<0.05$)，也高于少儿组 ($|t|=2.38, p<0.05$)，在访谈过程中，青年组这一年龄段的多名被试都表明平时在日常中祖辈会有意识的教自己学习畲语，因此该年龄段对畲语的动听程度会更高，同样也反映家中长者对于传承畲语有着积

极的意识。

但是，畲族人民总体对于畲语亲切度不高，究其原因，猜测是现如今畲族人民与本民族方言接触不够。21世纪正处于信息发展的浪尖，代表大众审美的各个媒体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普通话^[9]；且政府对语言规范的要求不断提高，大多数人群在特定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方言保护与传承缺失环境场所，逐步失去交际功能。

(三) 从语言使用场合看畲语使用现状

问卷中通过多选题的形式得到被试在不同场合中使用语言的情况，然后一一编码，在某场合使用某语言则编码为“1”；在某场合不使用某语言则编码为“0”。最后通过所有被试的数据的平均数来比较与分析。

表3 被试的语言使用环境与使用对象

Tab.3 Language usage environment of the participants

环境	对象	普通话	畲语
家庭	祖辈	0.40±0.49	0.73±0.45
	父辈	0.70±0.46	0.53±0.50
	同辈	0.83±0.37	0.30±0.46
	平均	0.70±0.46	0.51±0.50
学校	同学	0.98±0.13	0.03±0.18
	老师	1.00±0.00	0.00±0.00
	平均	0.99±0.10	0.02±0.14

从表3可见，畲族被试在不同环境下对不同对象使用的语言的比例有极大的差异。

在家庭环境中，被试对同辈使用普通话均值高出对父辈使用 0.07 ($|t|=2.17, p<0.05$)，显著高出对祖辈使用 0.43 ($|t|=8.20, p<0.01$)，被试对同辈使用畲语的均值低于对父辈使用 0.27 ($|t|=4.13, p<0.01$)，显著低于对祖辈使用 0.43 ($|t|=8.57, p<0.01$)。

在学校环境中，被试对老师、同学使用普通话的趋势一致，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p>0.05$)，被试对老师、同学几乎不会使用畲语 ($p>0.05$)。

语言环境是一个人所处的语言交流和学习环境。在访谈过程中发现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或畲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等客观因素，大多数被试认为说普通话更能适应社会生活，因此畲族父母要求自己孩子从小使用普通话。家庭环境中的语言使用观念以及社会发展趋势都是影响畲族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而学校作为人们发展语言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有很大的作用，国家对教师的普通话要求很高，进而对学生产生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复合建构^[10]。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建构中，国家通用语言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从本研究数据来看，在此畲族聚居区中推广工作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各民族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理解，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及身份认同感。

四、结论

据以上数据与分析推断畲族人畲语使用情况不容乐观，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说亦或是愿意说畲语的畲族年轻人可能会越来越少，畲语的代际传承活力较弱。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保护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有助于培养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11]。语言的普及对促进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起到工具性作用，增强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12]。国家正不断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就目前调查数据来看，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已有显著的效果，普通话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13]。

民族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部分，畲族聚居区的政府部门应采取适当措施有效保护畲语，结合畲族人民聚居地区的地理、行政和人文特点，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可通过组织多样的民俗体验活动推进畲族文化传播，繁荣民族文化。家长也可以在孩子日常生活中不断渗入有关于畲语的知识。学校发挥其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可以组织学生举办有关民族风采的文艺汇演等活动，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参考文献】

- [1]刘金林, 马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深入推普的思考——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二[J].民族教育研究, 2021, 32(04): 31-41.
- [2]董鸿安, 丁镭.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少数民族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以景宁畲族自治县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02): 197-204.
- [3]肖二平, 张积家.摩梭和纳西低龄学童的语言使用模式调查[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14(06): 570-575.
-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J].范俊军, 官齐, 胡鸿雁, 译, 民族语文, 2006(3): 51-61.
- [5]常安.导言: 民族问题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J].原道, 2015, (02): 3-11.
- [6]刘益光.基于库普尔“八问方案”的推广普通话与方言保护的比较分析[J].许昌学院学报, 2018(3): 52-56.
- [7]杨丽萍, 张沥文, 李现乐.乡村振兴背景下语言生态建设的思考[J].中国语言战略, 2018(1): 82-90.
- [8]陶柯杏, 吴满香.乡村振兴视域下广西西林苗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1(02): 74-84.
- [9]贾连庆.信息化时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3, (01): 65-68.
- [10]曾楠, 何聪聪.国家通用语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基石[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 (04): 51-59.DOI: 10.16415/j.cnki.23-1021/c.2024.04.004.
- [11]党宝宝.西部民族地区理科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文化生态理论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1(2): 75-81.
- [12]李瑞华, 杨成环.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高质量发展: 时代内涵、转型特征及实现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 2023, 34(5): 159-167.
- [13]雷春利, 曾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西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例[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12): 58-61.DOI: 10.16227/j.cnki.tycs.2024.0734.